# 关于植物中文名称问题的意见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«植物分类学报»开辟了“问题讨论”专栏。这是贯彻毛主席“**百家争鸣**”方针的具体措施，是刊物的重要改革之一，对于促进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和植物分类学工作者思想上的进步，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在讨论中，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到的一些有关植物中名的文章，对我们很有启发。植物中名问题不单纯是个名称问题，而是体现出植物分类学工作者面向生产，面向群众的问题。例如，对中草药的中名，正确的就有指导意义，误用了就会影响防病、治病的效果，甚至贻误病情造成事故。

«中国高等植物图鉴»的出版，对许多带有封建迷信，崇洋媚外和为一些“权威”树碑立传的中名进行了纠正，也消除了不少同物异名与同名异物的弊病，成绩应当肯定。但是，我国幅员辽阔，历史悠久，植物种类繁多，今后编写«中国植物志»与有关植物的书籍，还会遇到植物中名的问题，即使已出版的«中国高等植物图鉴»与«植物分类学报»，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，应当提出来共同讨论。

## 一、问题在于学习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**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，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，是粗糙的东西，但也是最生动、最丰富、最基本的东西；在这点上说，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**”。中草药名与一部分植物中名，都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肯定下来的，它的内容丰富，与植物形态特征、生境、形象、分布及医疗效用等方面均有密切关系；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指示，放下架子、虚心向群众学习，观察、体验、研究分析中名的含义，否则必然感到词汇贫乏，或犯生搬硬套及用错、别字的错误。例如：

鬼灯擎 Rodgersia aesculifalia Batal. 川西叫毛荷叶，因掌状复叶具毛而得名，我们把“毛”误读作“慕”，就误定为“慕荷”作药名。豆科油麻藤属 Mucuna Adans，我们未查到出处与含义，估计可能是“牛马”的音误，因该属为高大藤本，茎可用来栓牛马，某些地区“牛”与“油”读音相同，以致造成误会。南山堇菜 Viola chaerophylloides. (Regel) W. Beck.，四川草医叫它“八股缨”，“缨”形容叶片细裂成条状与缨相似，若用其它同音字，就会讲不通。

同一字含义不同，用时要注意。例如，“筋”通常指筋骨的筋，就是肌腱，但有的地区也指叶脉，必须分清。石松 Lycopodium complanatum L. 草医称为伸筋草，以其疗效得名；长柄书带蕨 Vittaria filipes Christ 草医称牛尾筋，形容叶纤细而长如牛尾末端的筋。但红脉兔耳风 Ainsliaea rubrinervis Chang 川西叫血筋紫背，指叶片背面紫色而具红脉。这些都是工农兵群众，用简短而形象化的语言，概括植物形态、疗效的范例。至于与“筋”读音相近的“经”，是中医理论中经络的经。因此，百合科的肺经草属 Aletris L. 就不能误作肺筋草了。

菊科中兔耳风属 Ainsliaea DC. 的“耳”字，是个有争论的问题，«中国高等植物图鉴»认为是“兔儿风”，有些中草药书籍认为是“兔耳风”。«本草纲目»记载：“兔耳一枝箭，叶布地生，类兔耳形，叶厚边有黄色软刺，茎背俱有黄毛……”与杏香兔耳风 Ainsliaea fragrans Champ. 很相似。因此，我们的意见倾向于用“兔耳风”，而不用“兔儿风”。

虽然，植物中名从不恰当到比较理想也有个演变过程，但我们认为只要抓住问题的关键，多向群众学习，问题不难解决。例如：毛茛科的 Beesia Balf. f. et W. W. Sm. 属，是根据英国人姓名拟定的，最初直译为贝茜属（按“茜”有两种读法，一读欠，一读西），不但为洋人树碑，且易误读而失原意。«中国高等植物图鉴»将此属改为“单叶升麻属”，又易与常用中药“升麻”混淆，也不理想。最近，有些同志在编写«中国植物志»过程中，根据中草药名称，把 Beesia Calthaeffolia (Maxim.) Ulbr. 改为“铁破锣”，属名也改为“铁破锣属”，这样，过

去长期存在的问题，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，终于得到合理解决。

植物中名既要讲得通，又要通俗易懂(少数民族名及外来语，按字音译的例外)，看来虽然简单，但仍还有这些名字。例如，小蜡 Ligustrum sinense Lour. 别名山指甲，就比较费解。

## 二、一些看法

中国高等植物估计有两万种以上，拟植物中名是个复杂问题。为了把它订得有意义，避免重复与混乱，加强系统性，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，供大家讨论。

中文属名是植物中名的核心，在拟定时，除了查阅中外植物文献外，还建议要查些有关医药卫生和其他方面的资料，更重要的是要到群众中去，广泛收集地方名称，反复研究比较，选择使用比较广泛，与形态特征、形象、用途有联系，而又不致引起混乱的中名作为中文属名。确定中文种名除了参照不混杂的地区习用名称外，可按«中国高等植物图鉴»中乌头属、秋海棠属、杜鹃属、千里光属等的办法，以属名为基础，加上说明植物形态特征、形象、生境、分布（包括地名）等的形容词，以照顾系统性与生产使用。总之，植物中名务求通俗易懂、简短，不引起混乱，还要采用厚今薄古的原则。至于全国各地的地方名称，虽然有很多是同名异物，同物异名，但为了不割断历史并照顾各地使用习惯，仍可任其存在。

例如：唇形科的 Teucrium L. 原作石蚕属，经考证石蚕系误订，不能用，改以«植物名实图考»记载的"香科科"为依据，并缩减成"香科"。我们试以"香科"一名与该属植物中的"血见愁"，"铁轴草"等名称进行比较。显然，"香科"之名比较勉强，不易理解；而"血见愁"容易混杂，因此，这两个名称都不理想。"铁轴草"可能因为它的茎是锈棕色，与铁锈相似而得名，相形之下，就比较好。

在中文属名问题上，苦苣苔科比较突出，除石蝴蝶 Petrocosmea Oliv. 一名外，其它属名最后都加"苣苔"二字，十分烦琐。假如首先考虑地方习用名称，形态特征、生态条件等等，有些中文属名，未尝不能改变。例如，Oreocharis Benth. 用"石上莲"，Hemiboea Clarke 用"降龙草"， Chirita D. Don 用"石虎耳"，Lysionotus D. Don 用"石豇豆"，Coralloidicus Batalin 用"牛耳草"或"石胆草"，Primulina Hance 用"石烟"……这样就把形态特征、生态、疗效与属名联系起来。有的属也可突出形态特征，另拟新名，如 Boea Lam. 改为"旋蒴草"，Briggsia Craib 改为"粗筒草"或"大肚草"，这样可加强联想，便于记忆。

中文种名的要求基本上与属名相同，但植物种类多，容易混淆，更要注意。大搞中草药的群众运动展开后，出版了很多中草药书籍，发现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的现象较普遍，有些中草药同一植物有 5—10 个或更多的别名，而有些常用的中药与草药，因各地都有自己习用的品种，所以同名异物的现象又很严重。我们采用地区习用的中草药名称时，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研究。用一般草药名作中文种名，只要讲得通，不混淆，通常是可取的。假设以中药名(或使用普遍的草药名)为中文种名，必须十分慎重，因为中文种名是全国性的，必须全面考虑，不能增加混乱，只能澄清混乱。

我们不妨以"山慈姑"为例，可以看到澄清中名混淆的必要性。山慈姑是常用中药，唐代陈藏器在«本草拾遗»中已有"叶似车前、根如慈姑"的记载。李时珍对山慈姑的记载较详细，可能与石蒜科植物相近，看来是个有争议的品种。最近«植物分类学报»第 13 卷 2 期 23 页以山慈姑为马兜铃科细辛属植物 Asarum sagittarioidos C. F. Liang 的中名，有的书籍将山慈姑作为 Iphigeuia indica Kunth 的中名，与历代本草和现在用药习惯均不相符，值得考虑。参考各地中草药的书籍，作山慈姑用的植物，计有：兰科独蒜兰属五种，杜鹃兰属一种，独叶山兰属一种，百合科郁金香属二种，Iphigenia 属一种，天南星科犁头尖属一种，防己科青牛胆属两种。这些植物的共同特点都具有膨大的鳞茎或假鳞茎或块茎，形象"慈姑"，故有此名。细辛属植物根较多，细长肉质，不膨大，亦不呈慈姑状，实际用药上并不与兰科"山慈姑"相混。我们觉得品种有争论而考证工作尚未完成前，象"山慈姑"类似的易混淆的中药名称，暂不必用作植物名为好。

鸭跖草科水竹叶属的 Murdannia divergens (C. B. Clarke) Brückn. 有的书籍订为"紫背鹿衔草"。鹿衔草是有争议、易混淆的中药名，全国各地的中草药书籍中常将鹿衔草与鹿蹄草科的鹿御草易混，以这样的中药名为中文种名，既损害水竹叶属的系统性，又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很值得考虑。

（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第一研究室资源组）